

# 人生无悔

——记公关先生铁流

# 人生无悔

北京铁流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1994年4月



## 目 录

铁流先生简介.....	(1)
流亡万里行.....	邢玉琢(3)
喜得春风好奋蹄 .....	张何平(27)
危机公关霞飞存亡启示录 .....	张建伟(31)
中国公关神话 .....	铁 流(63)

## 铁流先生简介

铁流(本名黄泽荣,曾署名晓枫),四川成都人,男,生于1935年5月,1950年参加革命,1956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出版过两本小说集《生活在前进》、《风水树》。1957年因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被错划成“右派”,蒙冤23年,于1980年“平反改正”,仍回原单位《成都晚报》从事记者工作。1981年至1984年在地方和中央各报刊,发表作品共计八十余万字。

对铁流的自奋、自强、自力的“三自”精神,1988年4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喜得春风好奋蹄》,1988年6月2日《社会保障报》第三版《一个“不安分”的人》,1988年第5期《自学》杂志52页至60页《流亡万里行——一个人的命运和追求》均有较公正的评价和报道。

改革,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壮举,是在孕育了5千年封建文化和意识的母腹中艰难的分娩。有阵痛、有流血,但她必然是新生命的啼哭,是新世纪的曙光。与诸多的改革家、企业家一样,铁流在艰难地开拓、耕耘和探索中,可谓困难如山,忧怨百结,干扰繁多,在中国这块古老贫穷、封闭落后的土地上,要干成一件事,何等艰难困苦!

·铁流不是“铁”,他是人,他有缺点、有错误、有失败的痛苦,也有被人暗箭中伤的悲哀。然而,铁流毕竟是奋进的勇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

改革的事业任重道远。作为铁流,前面还有艰难的任务在

等待他去开拓。

铁流先生有三句格言：在人生追求上，他不愿默默而生，宁愿发出强光而死。而对人世间各种非议，他的格言是：狗在叫，马继续在跑。面对各种打击，他的格言是：我的脊梁只能打碎不能压弯。

这就是铁流！

# 流亡万里行

—一个文人的命运和追求

邢玉琢

人爱生活。生活里尽是是非。人在是非堆里打滚，当然会滚上一身是非。人如果没有是是非非，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把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郑入是是非非，生活果然显得婀娜多姿，有滋有味。

他来了。也是一身是非。不过，和你和我不同，他曾经被送到大是大非那里生活了 23 年，还差一点永远回不来了。托三中全会的福，谢天谢地，总算活着回来了。本来用不着再奋斗了，可以端着铁饭碗，安安生生地吃着大锅饭，名誉地位双全了，他偏偏不干！这不，从天府之国来北京，铺开摊摊，拉起一哨人马，他又想施展施展了。自打 1935 年降生到这个世界，他就一刻也不想闲……

他是个编辑，要办报办刊；他是个记者，要写文章，摇笔杆。

“报刊就那么好办？”

“笔杆子是好耍的？”

公元 1988 年 1 月 30 日，《新闻出版报》第二版刊登记者来信：《人民日报等首都七家报社，亏损日趋严重》。记者在来信中所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法制报、参考消息、中国水利电力报等“各报社每年仅报纸部分亏损就达数百万元，有的多达二千多万元。尽管有的报社得到了国家的补贴，但也不能完全补足亏损。”

这是实话。办报办刊的人，日子不好过，好不为难！

也不尽然。在他那儿，别有洞天。

2月5日。北京，天冷风寒。在和平门烤鸭店宴会厅，文人济济，高朋满座，春风拂面。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新闻出版界、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和朋友140多人在这里高高兴兴地聚会，祝贺一家新的刊物——由中国记协经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国市场信息》杂志正式创刊！德高望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两位老人也来了，更为这次聚会增加了光彩！当会议主持人宣布聚会开始以后，他，《中国市场信息》主要组建人之一，常务副主编，心情有些激动地开始向来宾们介绍起，这一改革的产物、时代新婴是怎样诞生的了……

朋友们都为他和他的同仁们的事业而高兴。在报刊林立，竞争激烈，各家报刊社的财源都不茂盛的情况下，他，却在天子脚下，高手丛中，没有后台，没有靠山，没有国家拨款，没有事业编制，总之，作为一个“铁饭碗”单位所应该有的一切他都没有，作为一个“泥饭碗”部门所能遇到的困难他样样俱全，硬是靠着毅力、智慧和一班人的齐心协力，白手起家创办了这个新刊物。由于专事传递、开发微观经济信息，以振兴经济为目的，集经济与新闻于一身，汇百家信息于一体，直接服务于企业，并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尽快地把人才信息、科技信息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商品，所以这份杂志顺天时，应潮流，得人心。难怪在中国经济记协和全国记协的负责人发言祝贺之后，天津市河北制药厂厂长、天津市大明眼镜总厂厂长、北京市制药厂厂长、北京市工艺美术品公司总经理等企业家也上台发言祝贺了；新闻出版界、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上台祝贺了；严济慈副委员长也即席发言祝贺了！

在这样热烈、融洽的气氛中，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不占国



家一个编制组织起一支五十多人的编辑、采访队伍，不要国家一分钱而有了三十多万元集体积累，不用国家的一件物品而添置了办公所必需的汽车、电话、相机、桌椅书柜、笔墨纸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宿舍、伙食团……当然，这使他感到甜丝丝的。领导的支持，同志的理解，朋友的帮助，这些无价的财富，更使他感到充实，感到舒畅。他走到来宾桌前祝酒，一位老朋友认出他来了：“铁流同志，你……不是当年晓枫——黄泽荣同志吗？”“是我，是我。”他频频点头，和老朋友握手。不知是太激动，还是翻倒了五味瓶，眼里的泪花差一点“开”到酒杯里。老朋友的眼圈也红润了，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说：“三十多年了，晓枫呀，你的精神不减，斗志不减，锐气不减，追求不减啊！来，祝贺你在事业上取得的新成就，干！”

美酒下肚了。心潮却越发翻腾起来……

每个人的身后都留下自己的生活足迹。他的生活足迹是用命运和追求写下的一首首诗……

出生时候，他的阶级还在受难。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他才时来运转。1950年入团时，他只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娃儿。为了能早点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他把年龄多报了两岁。1951年，如愿以偿，他参加了革命，成为成都市委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批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这批学员中少数的几个文盲之一。他强迫自己一天认二十个汉字，不到一年功夫，就奇迹般地摘掉了文盲帽子。到1951年底，他这位当时的土改工作组组长，已经可以自己动手写工作总结了。1954年4月，他从农村调回成都，当了成都市人民政府的秘书，他感到了党的信任。他报之以赤胆忠心。生活太美好了，他多想引亢高歌！

他拿起了手中的笔，他要唱，他要写。他姓黄，他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从1953年起，《川西日报》（即今四川日报）、《工商导报》上署名晓枫的文章，就是他的作品。不久，文艺通讯《兰二爸》在《四川文艺》上问世了。在编辑方刚的鼓励和帮助下，继《兰二爸》之后，1954年，他又在《四川文艺》上发表了小说《月黑的夜晚》、《借宿》；在《西南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小会计》、《盛家院子的风波》、《周么坛》等作品。在这些运动小说、歌颂小说里，党搞什么运动，他就歌颂什么运动；党怎么说，他就怎么写。

春风得意好扬帆。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他在机关里是审干小组的成员。政治饭难吃。他能吃上这碗政治饭，这当时是很体面的。但还是太年轻了。吃着政治饭，却没有提防政治有时也会无情地把他吞噬，无论是忠诚的还是虚伪的，无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象坠入情网一样有时不能自拔，卷进运动的旋涡有时也很难游到安全的彼岸。他常常能诌几句打油诗，写几句顺口溜，还愿意把这些“作品”记在日记上。有一次，不知是茶余饭后无事，还是谈情说爱兴起，总之，他诗兴大发，信手写下了这样几句打油诗：

菊花开放百鸟鸣，  
年少心灵志向高。  
有朝一日风云起，  
平步飞上九霄云。

运动期间，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忽一天晚上，机关审干小组对每个人进行大检查，凡是带字的玩意儿都要过过筛子，他的日记自然也不例外。当检查者发现以上打油诗时，忽然当年“浔阳楼宋江吟反诗”的形象映入脑海：“这和宋江‘他

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的反诗不是一样的吗？好啊，黄泽荣啊黄泽荣，你已经翻身当家作主人了，还等待着‘有朝一日风云起’，这不明明是想变天，想推翻红色政权吗？”这一次，还真的“风云起”了。一夜之间，他从“反胡风”审干小组成员，变成了可疑的“胡风分子”。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成了敌人。一连审了三个月，实在审不出他和胡风有什么关系，也就不了了之。他要求公开平反，却没有人理睬。他喊破了天，也没有人应！

信念，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挑战，没有破灭，反而更坚定了；挫折，没有把他吓倒，倒激发了创作激情，激发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还要讴歌，他还要写……

生活在前进，他也在前进。十九岁那年，他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被伯乐们从市委办公厅推荐到成都日报文艺部当了编辑、记者，他真幸运。血气方刚，激情澎湃，作品一发而不可收拾。1956年10月，他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在《草地》上发表了。这是一篇写实小说。青年主人公刘小云出身工人，敢于提意见，敢于和歪风邪气作斗争，结果屡遭打击，最后被开除团籍。因不服气，写了封给团省委的信，向上级领导申诉。这篇小说因为较深刻地触及了现实问题，被省文代会认为是解放以来四川最好的小说，收在四川省优秀短篇小说集里。在这篇小说之后，因为刘小云给团省委写信反映没有解决问题，接着，晓枫又写了姊妹篇《向党反映》、《上北京》。团解决不了找党，地方党组织不管又找中央。这样的小说，对地方党、团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自然是一种抨击。后两篇小说没有能被公开发表，只被有关部门打印出来，作为内部材料，供全省讨论。

“反右斗争”开始了。晓枫又积极投入了运动。他出身好，苦大仇深，生怕自己在什么地方落在别人后面。他毅然拿起笔来，写文章反击“右派”。那时节，川大有位女学生发表了极右的言论，他作为工人出身的人，还登台发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驳对方的观点，维护党和老人家的声誉。他对党的感情太深了。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党的血液他走的是党指引的路。当晓枫跨进报社大门的时候，他一下子惊得呆了。“戳穿右派分子晓枫画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报社。往日的同志、好友，今天见了，有的扭头而过，有的象避瘟疫一样，远远地就躲开了。“是白天作梦？还是现实？”他喃喃自语。怎么也想不到，在川大登台发言批判那位女学生言论的第三天，他自己也成了“右派分子”给揪出来了。1957年7月15日，成都市召开了有三千多名青年干部参加的批斗他的大会。这时，他才意识到是动真格的了。会上，他听清楚了，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被说成是射向党的三枝毒箭。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他了，街头的宣传栏中，他的照片被放得很大很大，摆在“极右分子”一栏公开展览。报上摘登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等三篇小说的部分章节，叫人们作为批判的靶子。“我的小说是批评官僚主义者的，怎么胡说成是射向党的毒箭呢？这真是一点嗔心火，烧毁功德林！”他想不通，很痛苦，想自杀。可一想到党把他从一个苦孩子培养成为青年作家、记者。他的心又软了下来。“不论党对我怎样，我都爱党；正象不论妈妈对孩子如何，孩子永远不该忘记妈妈的生养之恩！”

流亡的生活开始了。在他女儿周岁生日的这一天。这一天他没有为女儿庆贺生日，却被强制送到川西的大山里劳动

教养去了。此一去，竟是二十三年！

他去了。留下娇妻幼子。他去了，作为囚徒，作为罪犯，作为敌人……蒙受着人世间的奇耻大辱。到哪儿去喊？到哪儿去说？到哪儿诉诉肺腑？一旦认同志为敌人，专政的手段会更恐怖；一旦堵塞言路，生活就会无比冷酷……

应该怎样评价这次运动，那是政治家的任务。但强加在他头上的条条罪状，他一千个不服，一万个不服。当然，服也好，不服也罢，改造是强制性的，劳动作为惩罚，人的价值也就如同牲畜。同是母亲生下的子女，煮豆燃箕，这样的基因也从过去向今天遗传、延续！自然灾害也来临了，他和所有来川西大山里改造和教养的人一起，在超负荷劳动和饥饿面前，经受着一次次死的考验。

严峻的事件发生了。1962年4月，有人告密，说发现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并且和他周围的人有联系。六十几个人被捕了，有的人还上了断头台。他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局面。死，并不可怕；但要死个清白。他不情愿不明不白的死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把事情说明白，他要活下来。他逃离了西南大山，沿途乞讨，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来到了新疆伊犁。那时候，恰逢新疆少数人闹事，煽动叛逃。有人给他办好了出境手续，劝他火速逃走。“晓枫啊，如果错过机会，你会后悔莫及的”。策反的人不无真诚地告诫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没有了。他生活中最后一缕希望之光熄灭了：

雨打船篷水推沙，  
孤心一颗在天涯。  
刀破绿竹裂痕在，  
火烧茅棚总是家。

尚思缱绻红烛事，  
未去春容醉里霞。  
怀情偷把断香看，  
已非海棠是梨花。

风华正茂、美丽贤惠的妻子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世俗的白眼之下顶不住了，只好和他“划清界限”，离婚带子改嫁了。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他赤条条的一个，已经无牵挂、一无所有了。走，也可能求条生路。但他坚决不走。“我爱生养我的故土亲人，我爱我们的土地。”“党总有一天会给我平反的！”他拒绝了策反者的煽动，去当了挖煤工人。出逃后，当地发了通缉令，全国通缉他。不久，他就被抓住了。在从新疆押解回川的路上，忍受着手铐脚镣的折磨和满腔悲愤，他在心底里写下了一首《起解悲歌》：

天昏地沉云弥漫，  
普集起解返西川。  
朝辞武功原上雪，  
夜度秦岭过巴山。  
前接乡土过一寸，  
更动思潮滚滚翻。  
故乡尚惹游子念，  
多少往事记心间。  
曾记蜀都红旗展，  
年少学徒喜狂欢。  
破指立誓干革命，  
马列主义道理端……

在这首三百余行的长诗里，他写了自己的身世，表达了追

求革命，笃信马列，热爱家乡故土，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感情。

押回四川，他被投进死囚牢中。那时节，牢中是以犯治犯，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位老犯人。一见面，觉得好生熟悉。苦苦思索，终于记起了眼前这位代号 958 的老犯人，就是他当年参加剿匪时要追捕的匪首、国民党中将特务、老反革命。晓枫知道生活会嘲弄人，但没料到生活会这般地嘲弄人：

风雷激荡势仓惶，  
顽匪抱残走岷江。  
年少随军追残匪，  
踏遍青山逐豺狼。  
焉知十载今日后，  
将军囚徒会铁窗。

晓枫是被列入全国性的反革命大案里面的人了，如果属实，他就没命了。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打油诗吟了一首又一首。很快，他竟擷取了“狱中诗人”的桂冠：

狱墙西外两株楠，  
硬枝如剑插南天。  
性刚有志春不笑，  
摇着春枝迎冬寒。

——《咏楠》

麻雀欢喜不知愁，  
飞来飞去多自由。  
对对双双天作配，  
朝暮相随到白头。  
无君不把王法设，  
更莫监牢关罪囚。

同类之间不争斗，  
互相不残莫弱肉。  
但愿来生转只雀，  
海阔天空任遨游。

——《麻雀之歌》

条条街道有脚印，  
株株柳树伴我长。  
我爱故乡人和物，  
我爱故乡每栋房。

故乡呵，故乡！

智慧故乡给，

生命故乡养。

故乡有祖先的遗骸，

故乡有我战斗过的地方……

——《写给故乡的诗》

身陷囹圄，他写了几百首诗。虽然常常被查抄，挨批判，遭训斥，越是这样，他的诗兴越发作。

反革命特大案件查无实据，他是“右派”，就被指控为犯了反革命逃跑罪，加判了十二年徒刑，把他从成都又送到设在四川西的省某监狱，和死缓犯关在一起。

一朝被打倒，永世难翻身。到1974年，当他服满十二年徒刑后，又给他戴上“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强行留场就业，让他干最苦而又有害的工作——烧硫磺。他无法容忍这非人的待遇，他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再来镇压无产阶级自己，又出逃了。他没有寻找到自由，反而被加判了八年有期徒刑，又把他投进了川西大山里的监狱中。他



不服，天天写申诉，中诉材料写了几尺高，也没有人理睬。监狱设在仙峰山上，他坚信“留得百岁一根骨，不信仙峰常是冬”。监狱里的人称他“翻案狂”，他说：“冤假错案就是要翻，那怕我最后毁灭了，也在所不惜”。

生命短促，亮的一闪，  
连同自己，烧穿黑暗。  
没有吝惜啊没有哀叹，  
毁灭才能把地球点燃。  
剩下余灰中的灵魂，  
笑看着光明的人间。

——《火柴》

他终于看到了光明的人间。

平反了。来之不易的平反。整整二十三年。岁月流逝，青春不返，九死一生，妻离子散。平反了。来之不易的平反。多少人为之献身，多少人流落街头，多少人喊破了嗓子、哭瞎了双眼，四处申冤！“归心似箭恨车慢，乡情如水怨山高”。他恨不能一步跨出西大山，回到他阔别二十三年的成都平原，去寻找他失去的爱情、丢下的事业、盼望中的幸福、奋斗中的成功……

走时翩翩英俊青年，归时两鬓银丝闪闪。一身穿破了的囚徒服就是他全部财产，让人误认为他不是平了反，而是逃了监……回想往事，他知道“大家呵都被生活欺骗，空耗了青春年华！”“死去的含着冤，活着的留下恨。”“人们呵切不要再去砍杀争斗，要珍惜和平幸福，友谊爱情。”

“晓枫回来了！”这消息象阵风，很快传遍了成都晚报上上下下。当年，这家报纸叫日报。斗转星移，现在名字叫晚报了。